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老殘遊記 第十一回 疫鼠傳殃成害馬 痢犬流災化毒龍

卻說申子平正與黃龍子辯論，忽聽背後有人喊道：「申先生，你錯了。」回頭看時，卻原來正是瓊姑。業已換了裝束，僅穿一件花布小襖，小腳褲子，露出那六寸金蓮，著一雙靈芝頭拔鞋，愈顯得聰明俊俏。那一雙眼珠兒，黑白分明，都像透水似的。申子平連忙起立，說：「瓊姑還沒有睡嗎？」瓊姑道：「本待要睡，聽你們二位談得高興，故再來聽二位辯論，好長點學問。」子平道：「不才那敢辯論！只是性質愚魯，一時不能激悟，所以有勞黃龍先生指教。方才姑娘說我錯了，請指教一二。」瓊姑道：「先生不是不明白，是沒有多想一想。大凡人都聽人家怎樣說，便怎樣信，不能達出自己的聰明。你方才說月球半個明的，終久是明的。試思月球在天，是動的呢，是不動的呢？月球繞地是人人都曉得的。既知道他繞地，則不能不動，即不能不轉，是很明顯的道理了。月球既轉，何以對著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？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，無論轉到那一面，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。由此可知，無論其為明為暗，其於月球本體，毫無增減，亦無生滅。其理本來易明，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，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。所以天降奇災，北拳南革，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，此也是自然之理，不足為奇的事。不生不死，不死不生；即生即死，即死即生，那裡會錯過一絲毫呢？」

申子平道：「方才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，我方有二分明白，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說，又把我送到『醬糊缸』裡去了。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了，請二位將那五年之後風潮漸起，□年之後就大不同的情形，開示一二。」

黃龍子道：「三元甲子之說，閣下是曉得的。同治三年甲子，是上元甲子第一年，閣下想必也是曉得的？」子平答應一聲道：「是。」黃龍子又道：「此一個甲子與以前三個甲子不同，此名為『轉關甲子』。此甲子，六□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變。同治□年，甲戌，為第一變；光緒□年，甲申，為第二變；甲午，為第三變；甲辰，為第四變；甲寅，為第五變；五變之後，諸事俱定。若是咸豐甲寅生人的人，活到八□歲，這六甲變態都是親身閱歷，倒也是個極有意義的事。」

子平道：「前三甲的變動，不才大概也都見過了。大約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，大局為之一變；甲申為法蘭西福建之役、安南之役，大局又為之一變；甲午為日本侵我東三省，俄、德出為調停，借收漁翁之利，大局又為之一變，此都已知道了。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？」

黃龍子道：「這就是北拳南革了。北拳之亂，起於戊子，成於甲午，至庚子，子午一沖而爆發，其興也勃然，其滅也忽然，北方之強也。其信從者，上自宮闈，下至將相而止，主義為壓漢。南革之亂，起於戊戌，成於甲辰，至庚戌，辰戌一沖而爆發，然其興也漸進，其滅也潛消，南方之強也。其信從者，下自士大夫，上亦至將相而止，主義為逐滿。此二亂黨，皆所以釀劫運，亦皆所以開文明也。北拳之亂，所以漸漸逼出甲辰之變法；南革之亂，所以逼出甲寅之變法。甲寅之後文明大著，中外之猜嫌，滿、漢之疑忌，盡皆銷滅。魏真人《參同契》所說，『元年乃芽滋』，指甲辰而言。辰屬土，萬物生於土，故甲辰以後為文明芽滋之世，如木之坼甲，如筍之解箨。其實滿目所見者，皆木甲竹籜也，而真苞已隱藏其中矣。□年之間，籜甲漸解，至甲寅而齊。寅屬木，為花萼之象。甲寅以後為文明華敷之世，雖燦爛可觀，尚不足與他國齊趨並駕。直至甲子，為文明結實之世，可以自立矣。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，進於大同之世矣。然此事尚遠，非三五□年事也。」

子平聽得歡欣鼓舞，因又問道：「像這北拳南革，這些人究竟是何因緣？天為何要生這些人？先生是明道之人，正好請教。我常是不明白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天既好生，又是世界之主宰，為甚麼又要生這些惡人做甚麼呢？俗語話豈不是『瞎亂亂』嗎？」黃龍子點頭長嘆，默無一言。稍停，問子平道：「你莫非以為上帝是尊無二上之神聖嗎？」子平答道：「自然是了。」黃龍搖頭道：「還有一位尊者，比上帝還要了得呢！」

子平大驚，說道：「這就奇了！不但中國自有書籍以來，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，即環球各國亦沒有人說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。這真是聞所未聞了！」黃龍子道：「你看過佛經，知道阿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嗎？」子平道：「那卻曉得，然我實不信。」

黃龍子道：「這話不但佛經上說，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，也知道有魔王之說。那是絲毫不錯的。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便與上帝爭戰一次，末後總是阿修羅敗，再過若干年，又來爭戰。試問，當阿修羅戰敗之時，上帝為甚麼不把他滅了呢，等他過若干年，又來害人？不知道他害人，是不智也；知道他害人而不滅之，是不仁也。豈有個不仁不智之上帝呢？足見上帝的力量是滅不動他，可想而知了。譬如兩國相戰，雖有勝敗之不同，彼一國即不能滅此一國，又不能使此一國降伏為屬國，雖然戰勝，則兩國仍為平等之國。這是一定的道理，上帝與阿修羅亦然。既不能滅之，又不能降伏之，惟吾之命是聽，則阿修羅與上帝便為平等之國。而上帝與阿修羅又皆不能出這位尊者之範圍。所以曉得這位尊者，位分實在上帝之上。」

子平忙問道：「我從未聽說過！請教這位尊者是何法號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法號叫做『勢力尊者』。勢力之所至，雖上帝亦不能違拗他。我說個比方給你聽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由冬而春，由春而夏，由夏而秋，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。你試想，若夏天之樹木、百草、百蟲無不滿足的時候，若由著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，不要一年，這地球便容不得了，又到那裡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？所以就讓這霜雪寒風出世，拼命的一殺，殺得乾乾淨淨的，再讓上天來好生。這霜雪寒風就算是阿修羅的部下了，又可知這一生一殺都是『勢力尊者』的作用。此尚是粗淺的比方，不甚的確。要推其精義，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盡的。」

瓊姑聽了，道：「龍叔，今朝何以發出這等奇關的議論？不但申先生未曾聽說，連我也未曾聽說過。究竟還是真有個『勢力尊者』呢，還是龍叔的寓言？」黃龍子道：「你且說是有一個上帝沒有？如有一個上帝，則一定有一個『勢力尊者』。要知道上帝同阿修羅都是『勢力尊者』的化身。」瓊姑拍掌大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！『勢力尊者』就是儒家說的個『無極』，上帝同阿修羅王合起來就是個『太極』！對不對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是的，不錯。」申子平亦歡喜起立，道：「被瓊姑這一講，連我也明白了！」

黃龍子道：「且慢。是卻是了，然而被你們這一講，豈不上帝同阿修羅都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嗎？若是寓言，就不如竟說『無極』、『太極』的妥當。要知上帝同阿修羅乃實有其人、實有其事，且等我慢慢講與你聽。——不懂這個道理，萬不能明白那北拳南革的根源。將來申先生庶幾不至於攪到這兩重惡障裡去。就是瓊姑，道根尚淺，也該留心點為是。」

「我先講這個『勢力尊者』，即主持太陽宮者是也。環繞太陽之行星皆憑這個太陽為主動力。由此可知，凡屬這個太陽部下的勢力總是一樣，無有分別。又因這感動力所及之處與那本地的應動力相交，生出種種變相，莫可紀述。所以各宗教家的書總不及儒家的《易經》為最精妙。《易經》一書專講爻象，何以謂之爻象？你且看這『爻』字。」乃用手指在桌上畫，道：「一撇一捺，這是一交；又一撇一捺，這又是一交。天上下一切事理盡於這兩交了，初交為正，再交為變，一正一變，互相乘除，就沒有紀極了。這個道理甚精微，他們算學家略懂得一點。算學家說同名相乘為『正』。異名相乘為『負』，無論你加減乘除，怎樣變法，總出不了這『正』、『負』兩個字的範圍。所以『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』，孔子說『再思可矣』，只有個再，沒有個三。」

「話休絮聒，我且把那北拳南革再演說一番。這拳譬如人的拳頭，一拳打去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罷了，沒甚要緊。然一拳打得巧時，也會送了人的性命。倘若躲過去，也就沒事。將來北拳的那一拳，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，煞是可怕！然究竟只是一拳，容易過的。若說那革呢，革是個皮，即如馬革牛革，是從頭到腳無處不包著的。莫說是皮膚小病，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，也會致命的。只是發作的慢，若留心醫治，也不至於有害大事。惟此『革』字上應卦象，不可小覷了他。諸位切忌，若攪入他的黨裡去，將來也是跟著潰爛，送了性命的！」

「小子且把『澤火革』卦演說一番，先講這『澤』字。山澤通氣，澤就是谿河，谿河裡不是水嗎？《管子》說：『澤下尺，升

上尺。」常云：『恩澤下於民。』這『澤』字不明明是個好字眼嗎？為甚麼『澤火革』便是個凶卦呢？偏又有個『水火既濟』的個吉卦放在那裡，豈不令人納悶？要知這兩卦的分別就在『陰』、『陽』二字上。坎水是陽水，所以就成個『水火既濟』，吉卦；兌水是陰水，所以成了個『澤火革』，凶卦。坎水陽德，從悲天憫人上起的，所以成了個既濟之象；兌水陰德，從憤懣嫉妒上起的，所以成了個革象。你看，〈彖辭〉上說道：『澤火革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。』你想，人家有一妻一妾，互相嫉妒，這個人家會興旺嗎？初起總想獨據一個丈夫，及至不行，則破敗主義就出來了。因愛丈夫而爭，既爭之後，雖損傷丈夫也不顧了。再爭，則破丈夫之家也不顧了。再爭，則斷送自己性命也不顧了，這叫做妒婦之性質。聖人只用『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』兩句，把這南革諸公的小像直畫出來，比那照像照的還要清爽。

「那些南革的首領，初起都是官商人物，並都是聰明出眾的人才。因為所秉的是婦女陰水嫉妒性質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開了。由憤懣生嫉妒，由嫉妒生破壞。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的事呢！於是同類相呼，『水流濕，火就燥』，漸漸的越聚越多，鉤連上些人家的敗類子弟，一發做得如火如荼。其已得舉人、進士、翰林、部曹等官的呢，就談朝廷革命；其讀書不成，無著子弟，就學兩句愛皮西提衣或阿衣烏愛窩，便談家庭革命。一談了革命，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，豈不大痛快呢？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，吃得痛快，傷食；飲得痛快，病酒。今者，不管天理、不畏國法、不近人情，放肆做去。這種痛快不有人災，必有鬼禍，能得長久嗎？」

瓊姑道：「我也常聽父親說起，現在玉帝失權，阿修羅當道。然則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了？」黃龍子道：「那是自然，聖賢仙佛，誰肯做這些事呢？」

子平問道：「上帝何以也會失權？」黃龍子道：「名為『失權』，其實只是『讓權』，並『讓權』二字，還是假名。要論其實在，只可以叫做『伏權』。譬如秋冬的肅殺，難道真是殺嗎？只是將生氣伏一伏，蓄點力量，做來年的生長。道家說道：『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』又云：『取已陳之芻狗而臥其下，必味。』春夏所生之物，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，不得不洗刷一番，我所以說是『勢力尊者』的作用。上自三□三天，下至七□二地，人非人等，共總只有兩派：一派講公利的，就是上帝部下的聖賢仙佛；一派講私利的，就是阿修羅部下的鬼怪妖魔。」

申子平道：「南革既是破敗了天理國法人情，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你當天理國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時代才破敗嗎？久已亡失的了！《西遊記》是部傳道的書，滿紙寓言。他說那烏雞國王現坐著的是個假王，真王卻在八角琉璃井內。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烏雞國金鑾殿上的個假王，所以要借著南革的力量，把這假王打死，然後慢慢地從八角琉璃井內把真王請出來。等到真天理國法人情出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」

子平又問：「這真假是怎樣個分別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《西遊記》上說著呢：叫太子問母后，便知道了。母后說道：『三年之前溫又暖，三年之後冷如冰。』這『冷』、『暖』二字便是真假的憑據。其講公利的人，全是一片愛人的心，所以發出來是口暖氣；其講私利的人，全是一片恨人的心，所以發出來是口冷氣。」

「還有一個秘訣，我儘數奉告，請牢牢記住，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數了。北拳以有鬼神為作用，南革以無鬼神為作用。說有鬼神，就可以裝妖作怪，鼓惑鄉愚，其志不過如此而已。若說無鬼神，其作用就很多了。第一條，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，為他家庭革命的根原；說無神則無陰譴、無天刑，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，又可以掀動破敗子弟的興頭。他卻必須住在租界或外國，以聘他反背國法的手段。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，以聘他反背天理的手段。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、忠臣良吏為奴性，以聘他反背人情的手段。大都皆有辯才，以文其說。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，他卻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，可知道家也卻被他破了。南革諸君的議論也有驚采絕艷的處所，可知道世道卻被他攪壞了。」

「總之，這種亂黨，其在上海、日本的容易辨別，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。但牢牢記住：事事托鬼神便是北拳黨人，力關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。若遇此等人，敬而遠之，以免殺身之禍，要緊，要緊！」

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佩服，再要問時，聽窗外晨雞已經喔喔的啼了，瓊姑道：「天可不早了，真要睡了。」遂道了一聲「安置」，推開角門進去。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，身子一敬，已經鼾聲雷起。申子平把將才的話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，方始睡臥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